

两个美国：贫富差距、两阶家庭与孩子的未来

王丽琼

2009年8月，索尼娅·索托马约尔（Sonia Sotomayor）宣誓就任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成为美国历史上首位拉美裔最高法院大法官。在索托马约尔就任后，她走出纽约贫民区、求学常青藤并最终成就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励志经历被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而记录其童年生活和教育经历的传记作品《我深深爱着这个世界啊》（*My Beloved World*）也作为励志经典在英语和西班牙语世界畅销。无独有偶，2015年，演绎旧大陆移民亚历山大·汉密尔顿（Alexander Hamilton）一路从穷小子奋斗至美国国父的音乐剧《汉密尔顿》（*Hamilton*）在百老汇首演，自该剧首演后，这部演绎“美国梦”的艺术作品便吸引了众多美国民众并斩获了多项音乐剧大奖。

事实上，无论是美国人对从贫民区走出的大法官索托马约尔的追捧，还是对生活于两百多年前的美国国父汉密尔顿一生经历的情景再现，均是在缅怀已作为幻象存在的“美国梦”。在汉密尔顿生活的美国建国初期和索托马约尔开始精英大学生活的1970年代初，实现阶级跨越的“美国梦”尚能成为现实，然而，在经历了1970年代至今的阶级分化和不平等激化后，在现今的美国，由于社会中落差极大的贫富差距和极为严重的阶级分化，实现阶级跨越的“美国梦”只能是美国穷人无法触碰的幻象。

一、两个美国：贫与富

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社会底层90%人群的平均年收入为36 797美元，而处于金字塔顶端10%的上层阶级的平均年收入则为338 434美元，是前述人群的9倍之多；而对位于金字塔顶端0.1%的超级富豪而言，其平均年收入则是美国社会底层90%人群的196倍。^① 现今，处于美国财富金字塔顶端5%的富豪占据着美国社会总财富值的2/3，而金字塔底端90%的美国人占据的财富总量则低于1/4（21.2%）。^② 2018年，甚至福布斯排行榜上排名前三的美国富豪的财富总额就要远超金字塔底端50%的美国民众的财富总额。^③

除了超级富豪和美国整个社会之间的收入鸿沟外，美国社会各阶级的收入也存在明显差距。据统计，2017年，处在金字塔最底层20%的美国穷人，其税前年收入为21 000美元，而处于中间40%—60%的美国中产阶级，其税前年收入为75 000美元，至于金字塔顶层20%的美国上层

^①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Gaps in Earnings between America’s Most Affluent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Continue to Grow Year after Year”, Inequality.org, <https://inequality.org/facts/income-inequality/>, retrieved November 11, 2021.

^②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Exhibits Wider Disparities of Wealth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an Any Other Major Developed Nation”, Inequality.org, <https://inequality.org/facts/wealth-inequality/>,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21.

^③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Exhibits Wider Disparities of Wealth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an Any Other Major Developed Nation”.

阶级，其税前年收入则高达 309 000 美元。^①此外，受知识经济及随之上涨的“教育红利”的影响，2019 年，在美国 25—34 岁的全职雇员中，拥有研究生学历的高材生的年收入中值为 70 000 美元，大学毕业生的年收入中值紧随其后，为 55 700 美元，而高中毕业生和高中辍学生的年收入中值则比前述两部分人群低得多，分别为 35 000 美元和 29 300 美元。^②相应地，2019 年，在家长为大学毕业生的美国家庭中，其家庭财富的平均净值为 1 519 900 美元，而家长为高中辍学生的美国家庭的该数值则仅为 137 800 美元。^③

通过上述统计数据可以发现，在现今美国，无论是经济收入还是财富积累，下层阶级均已被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远远甩开，与此同时，上层阶级又遥遥领先，拉开了同所有人的距离，且其中尤以金字塔最顶端的超级富豪为甚。^④由于经济基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与巨大的经济鸿沟相伴，美国的富人和穷人也犹如生活在两个美国之中，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

二、婚姻极化与两阶家庭

在现今美国，富人住在都市郊区治安良好社区的花园洋房中，他们大多大学毕业甚至受过更高的教育，从事稳定且报酬颇丰的工作，有足够的银行存款，拥有稳定的家庭和与之门当户对的伴侣，两人共同养育自己的孩子，工作中的同事都与其有相似的教育背景和教育经历，而生活的社区中也多是与自己相类似的中上层阶级，他们的生活富足、稳定且充满希望和生机。

与美国中上层阶级的生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的穷人大多生活在治安混乱的贫民区中，他们没有房子、没有存款，居无定所，一辆小小的汽车或许便是他们的栖身之所。由于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这些美国社会底层的民众往往只能从事技术含量低、工作时间长且报酬不高的工作，而在当前这个知识经济时代，他们不但很难找到稳定且薪资不错的全职工作，而且常常面临失业的风险。与美国富人居住社区安全的环境不同，穷人栖身的贫民区中充斥着暴力、犯罪、毒品和枪杀。由于经济上的窘迫和不稳定，他们很难找到合适的伴侣，也很难组建稳定的家庭。相较婚姻和稳定的另一半，这些来自美国社会底层的穷人往往只能与不同的伴侣同居、婚外生育，在脆弱的拼盘家庭或单亲家庭中将自己的孩子抚养长大，然后无奈地看自己的孩子重走自己的老路。

事实上，在现今美国，富人和穷人正生活在两个日趋隔离的世界之中。对美国的富人而言，他们拥有的不止是经济上对穷人的碾压，婚姻家庭生活这一曾对所有人平等开放的生活方式也正在转变为由富人独享的特权。社会科学研究表明，1980 年代中期，美国穷人女性能够结婚的可能性是富人女性的 3/4 左右；到 2005 年，美国穷人结婚的可能性降为中上层阶级的一半。^⑤随着知识经济的发展，当受教育程度成为衡量社会阶层的重要指标时，2019 年，在美国的成年女性中，高中

① “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Gaps in Earnings between America’s Most Affluent and the Rest of the Country Continue to Grow Year after Year”.

② “Annual Earnings by Educational Attainment” (May 2021) ,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s://nces.ed.gov/programs/coe/indicator/cba>, retrieved October 19, 2021.

③ Neil Bhutta, et al., “Changes in U.S. Family Finances from 2016–2019: Evidence from the Survey of Consumer Finances”, *Federal Reserve Bulletin*, 2020, 106(5), p.11,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https://www.federalreserve.gov/publications/files/scf20.pdf>, retrieved October 19, 2021.

④ [美]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田雷、宋昕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17 年版，第 39 页。

⑤ Kathryn Edin and Joanna Reed, “Why Don’t They Just Get Married? Barriers to Marriage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The Future of Children*, 2005, 15 (2), p.118.

辍学女性的初婚率仅为 29%，与之相对的是，拥有研究生学历的美国女性的初婚率则为 78.4%。^①

美国穷人不断减少的婚姻昭示着他们已渐渐放弃将婚姻家庭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这是他们主动的选择还是美国贫富差距下其被迫的无奈？美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及其合作研究者发现，美国穷人的结婚意愿和对家庭生活的向往度仍非常高，但由于其面对的婚姻壁垒比中上层阶级多得多，因而美国的穷人们被迫放弃了自己“步入婚姻、组建稳定的家庭并在完整的原生家庭中将自己的孩子抚养成人”的人生计划。^②

社会学研究表明，男性的经济能力（如全职雇佣、收入等）能够催生婚姻。^③但于美国的穷人而言，催生婚姻的因素恰恰是他们缺乏的。就美国的底层男性而言，他们大多可能高中毕业甚至未读完高中，较低的受教育程度使其很难在美国现今极化的职场环境中找到一份稳定、正常上下班、薪资和福利待遇等各方面均不错的工作，不稳定且没有前景的工作、空空如也的银行账户，在现今越来越看重伴侣经济稳定性的美国，底层男性窘迫的经济条件使其很难成为对同阶层女性有吸引力的“适婚男性”。与此同时，由于阶级固化和美国婚姻高度的同质性，^④美国社会底层的男性几乎不可能吸引中上层阶级的女性，当然，此种情况亦适用于美国的底层女性。穷人内部适婚男性的减少、跨阶级婚姻的不现实，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使美国的穷人渐渐不再将婚姻纳入自己的现实考量，而婚姻也渐渐从美国穷人的生活中消失，并悄然转变为与美国中上层阶级身份相伴的一种阶级特权和身份象征。

伴随着贫富悬殊的婚姻生活，现今美国亦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家庭模式。其中，对于受过大学教育、经济收入在前三分之一的美国上层阶级，其家庭往往较为稳定、夫妻通常能共同作为一个抚育团体将自己的孩子养大成人；但与前述家庭模式完全相反的是，在仅受过高中教育、经济收入落在后三分之一的美国下层阶级家庭中，不仅夫妻间的关系往往不太稳定、家庭模式杂乱多变，其孩子的养育也大多与婚姻脱钩。^⑤由于这两种家庭模式与阶级身份紧密相连，美国著名政治学学者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Putnam）将其形象地称为“两阶家庭结构”^⑥。

美国上层阶级的家庭模式的核心特点是：婚姻依然作为养育孩子的社会制度运转良好；上层阶级往往会等到完成学业、事业稳定后再考虑结婚生子。由弗吉尼亚大学领衔的美国婚姻计划（The 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课题组研究了 1970—2010 年美国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的首次生育平均年龄和初婚年龄中值，课题组发现：在美国受教育程度不同的女性群体中，只有大学毕业女性的初婚年龄中值始终是早于其首次生育的平均年龄值的。^⑦这一研究成果意味着，对大

① Leslie Reynolds, “First Marriage Rate in the U.S., 2019” (Family Profile No.9, 2021),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25035/ncfmr/fp-21-09>,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1.

② Kathryn Edin and Joanna Reed, “Why Don’t They Just Get Married? Barriers to Marriage among the Disadvantaged”.

③ Daniel Schneider, Kristen Harknett, and Matthew Stimpson, “What Explains the Decline in First 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Evidence from the Panel Study of Income Dynamics, 1969 to 2013”,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8, 80 (4), p.793.

④ 2019 年的统计数据显示，在美国新近结婚（结婚时间短于 1 年）的夫妻中，有超过一半（53%）的夫妻，丈夫和妻子的受教育程度相同。参见 Lisa Carlson, “Homogamy in U.S. Marriage, 2019” (Family Profile No.6, 2021),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25035/ncfmr/fp-21-06>,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1.

⑤ [美]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第 70—71 页。

⑥ [美] 罗伯特·帕特南：《我们的孩子》，第 70 页。

⑦ Kay Hymowitz, et al., “Knot Yet: the Benefits and Costs of Delayed Marriage in America” (2013), p.18, The National Marriage Project, <http://nationalmarriageproject.org/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3/04/KnotYet-FinalForWeb-041413.pdf>, retrieved November 14, 2021.

学毕业、处于美国社会上层的这部分女性而言，她们依然将婚姻视为自己生育和养育孩子的理想和首选机制。在此之下，由于夫妇组成了一个有效的抚育团体并共同承担对孩子的抚育责任，因而生活在美国上层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极有可能在完整的原生家庭中长大成人。美国家庭研究协会（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2018年发布的一项研究也表明：在美国，当孩子的母亲为大学毕业生时，这些孩子中有86%能够和已婚父母生活在一起。^①

与上层阶级“先婚后孕、相对稳定”的家庭模式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美国下层阶级家庭较为混乱的家庭模式。在这些家庭中，性伴侣之间的关系往往比较短暂，甚至即便同居，他们也未将同居视为通往婚姻的必要一步。由于缺乏稳定的伴侣关系，美国下层阶级家庭中的孩子往往是在非婚生育或计划外生育的情况下出生的。统计数据显示，2014—2018年，在美国40岁以下的母亲中，当母亲的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高中以下时，其非婚生育的比例高达50%和71%。^②同一时段，社会学学者在研究了美国15—49岁、受教育程度为高中及以下的女性的计划外生育情况后发发现：在上述女性的生育中，有约2/5为计划外生育，而在这些计划外出生的孩子中，有近一半的孩子甚至压根不被他们的父母欢迎（unwanted）。^③在这些孩子出生后，由于父母关系变动不定，他们极可能受父母关系的影响而生活在不稳定的单亲家庭或同居家庭之中，且其中尤以单亲母亲家庭居多。

事实上，下层阶级家庭中的父亲缺失已成为美国极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根据美国家庭增长调查（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2006—2010年的数据，在美国15—44岁、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下（不含高中）的父亲中，仅有60%的父亲和自己所有的未成年孩子生活在一起，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那些大学毕业及拥有更高学历的父亲中，则有93%的父亲能够与自己所有的未成年孩子一起生活。^④此外，2016年的统计数据也证实，在美国的单亲家庭中，有约4/5的单身父母没有大学文凭。^⑤

当然，美国下层阶级家庭中父亲严重缺位的现象并不只是由非婚生育和计划外生育这两个因素造成的，另一个重要的影响因素是美国下层家庭中较高的离婚率。2006—2010年，在美国22—44岁的女性中，当其受教育程度为高中以下（不含高中）时，这些女性的初婚在20年内解体的可能性是61%，形成鲜明对照的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为大学以上（含大学）的女性，其初婚在20年内解体的可能性仅为22%。^⑥对比上述数据可以发现，美国下层阶级的婚姻稳定性要比上层阶级低很多。鉴于此，排除非婚生育等因素，即便美国下层阶级家庭中的夫妻先婚后孕，孩子的出生也在父母的计划之内，但由于孩子的父母极可能离婚，美国下层阶级家庭中的孩子仍然

^① Wendy Wang, “The Majority of U.S. Children Still Live in Two-parent Families” (October 4, 2018), Institute for Family Studies, <https://ifstudies.org/blog/the-majority-of-us-children-still-live-in-two-parent-families>,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1.

^② Karen Guzzo, “Trends in Births to Single and Cohabiting Mothers Under 40, 1980–2018” (Family Profile No.17, 2021),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25035/ncfmr/fp-21-17>,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1.

^③ Karen Guzzo, “Unintended Births: Variation Across Social and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Family Profile No.2, 2021),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https://doi.org/10.25035/ncfmr/fp-21-02>, retrieved October 20, 2021.

^④ Karen Guzzo and Krista Payne, “Living Arrangements of Fathers and Their Children” (Family Profile No.6, 2014),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https://www.bgsu.edu/content/dam/BGSU/college-of-arts-and-sciences/NCFMR/documents/FP/FP-14-06_live-arrange_father-child.pdf, retrieved September 28, 2021.

^⑤ Kasey Eickmeyer, “American Children’s Family Structure: Single-Parent Families” (Family Profile No.17, 2017), Bowling Green State University, <https://www.bgsu.edu/ncfmr/resources/data/family-profiles/eickmeyer-single-parent-families-fp-17-17.html>, retrieved October 21, 2021.

^⑥ Casey Copen, et al., “First Marri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Data From 2006–2010 National Survey of Family Growth” (National Health Statistics Reports No.49, 2012), pp.7–8,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https://www.cdc.gov/nchs/data/nhsr/nhsr049.pdf>, retrieved September 27, 2021.

会生活在单亲家庭或重组拼盘家庭中。

无论是富人与穷人间差距巨大的婚姻生活还是现今的“两阶家庭结构”，均是美国的贫富差距在美国人婚姻家庭生活中的直接投射。美国的上层阶级拥有足以让他们的子女步入婚姻、组建家庭的物质基础和财富积累，在他们完成学业、找到一份收入颇丰的工作后，便可以从容地找寻与自己同阶级的伴侣，然后结婚生子、开启自己的家庭生活。接下来，由于这些富人有着稳定的工作和不断积累的家庭财富，这些物质和经济因素又能使他们的家庭生活更稳定。与上层阶级不同的是，社会经济地位上的劣势造成的婚姻壁垒迫使底层的美国人放弃了婚姻生活，即便有部分底层民众足够幸运地步入了家庭生活，但家庭生活的维系和孩子的养育都需要源源不断的物质资源，显然，穷人窘迫的经济状况对此无能为力。

除了贫富差距，美国的个人主义文化浪潮在一定程度上也参与塑造了美国当下两极分化的婚姻家庭生活。1960 年代，以“个体实现”为中心的个人主义文化浪潮在美国兴起，并迅速席卷了美国的婚姻家庭领域。在个人主义文化浪潮的横扫下，美国的婚姻家庭机制受到了极大的冲击。但 20 年后，由于美国保守主义政治的回潮和保守派对婚姻家庭价值的强调，在美国的上层精英中出现了一股“找回家庭”的逆潮流。随着这股逆潮流在美国上层阶级中的扩散，上层阶级的婚姻家庭生活也开始慢慢复苏。然而，与上层精英相比，美国的穷人则没有这么幸运，他们只能任个人主义冲垮自己的家，即便想反抗，却发现自己无所依凭。

三、美国的孩子：远大前程 vs. 无望的未来

虽然，美国现今极化的婚姻生活和“两阶家庭结构”直接反映了美国的贫富差距，但美国的贫富差距并未止步于成年人的婚姻家庭生活，还通过家庭直接作用于美国的孩子，影响美国富孩子和穷孩子的成长和未来。

对于儿童的成长而言，家庭无疑扮演着极为重要和核心的角色。对美国这样一个严格区分公领域和私领域，并强调国家在私人生活中持中立态度的国家而言，儿童的成长几乎完全依赖于家庭。众所周知，从婴儿至成人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之中，由于孩童缺乏基本的自立能力，因而父母需要为其提供必要的生活环境和物质资源等。与此同时，为了使孩子能够成长为一个理性且对社会有所贡献的合格公民，在孩子成长的过程中，父母还需要为孩子认知能力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教育、陪伴和关爱。

当孩子的发展需要和美国现今两极分化的婚姻家庭生活相融后，美国不同阶级的孩子也面对不同的命运。首先，在美国的上层家庭中，孩子的父母通常在 30 岁左右、工作稳定甚至有一定的财富积累时才会结婚。由于晚婚，这些父母往往心智成熟、较为理性，双方通常经过深思熟虑才步入婚姻殿堂，孩子的出生一般也在父母婚后并在计划之中。基于此，在孩子出生前，这些上层阶级家庭的父母便会为其即将出生的孩子准备好成长所需的必要资源和条件。因而，对于那些出生在美国上层阶级家庭中的孩子而言，从他们来到这个世界开始，他们成长所需的物质条件和稳定的家庭环境便已具备。与此同时，根据美国社会学家萨拉·麦克拉纳汉（Sara McLanahan）的研究，在婚姻关系中出生的孩子，其父母关系的稳定性要比未婚父母高很多。^① 继而，在足够富裕的家境

^① Sara McLanahan, “Fragile Families and the Reproduction of Poverty”,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9, 621(1), p.121.

之上，由于通常在父母婚后出生且父母关系较为稳定、父母不易离婚，这些出生在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往往能在稳定的已婚父母家庭中长大，并在这种稳定的成长环境中渐渐积累自己的竞争优势。

以孩子的教育为例，对于美国的富孩子而言，在其智力开发和教育启蒙的早期，其受过高等教育的父母通常会参与进来。2019年，美国教育部调查了美国3—5岁孩子的家庭阅读情况，调查数据显示：当孩子的母亲为大学毕业生或拥有更高学历时，有90.5%的孩子在被采访的上一周有三次及以上的家庭阅读情况。^①除了早期教育中的优势，当富孩子进入学校后，其父母会为孩子的成长投入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以不断促生孩子在学业上的竞争优势。据统计，1992—2019年，在美国八年级和十二年级的学生中，当仅考虑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时，那些父母为大学毕业生的学生的阅读成绩是最高的。^②此外，2016年，美国教育部统计了美国2009届九年级学生的大学入学情况，统计数据显示，当学生来自美国社会顶层1/5的家庭时，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是78%，而当学生来自美国社会底层1/5的家庭时，学生进入大学的比例仅为28%。^③

总而言之，在现今美国，那些生活在上层阶级家庭中的孩子比较容易通过富裕和稳定的家境来积累竞争优势，而这些竞争优势也意味着他们灿烂、有前途的未来。与富孩子截然不同，那些来自美国下层阶级家庭的穷孩子往往生活在单亲母亲家庭、未婚同居家庭和重组拼盘家庭中，他们的家庭经济状况窘迫、家庭环境不稳定、父母的受教育程度也普遍偏低。由于缺乏经济支撑和稳定的家庭环境，这些来自下层阶级家庭的美国孩子不仅无法借助自己的家庭积累竞争优势，相反，在成长过程中，反而会因为自己的家庭遇到很多问题。例如，由于美国下层阶级家庭中普遍存在的父亲缺位，这些来自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极有可能在成长过程中出现抑郁、暴力倾向、青少年犯罪等心理和行为问题。^④

事实上，由于美国对儿童的公共开支不包括儿童成长的早期阶段，^⑤因而，从穷孩子成长的早期开始，他们便只能依靠自己的父母。但显然，这些孩子的父母自身的处境尚且堪忧，能为孩子的早期成长投入的资源也非常有限。统计数据显示，1983—2016年，处于经济金字塔底端2/5的美国家庭，其家庭净资产从6900美元降至-8900美元。^⑥显然，就经济上来讲，美国下层阶级家庭几乎不可能负担孩子早期成长所需的投资。不止是经济上，由于美国下层阶级家庭父母的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其工作和伴侣关系通常也不稳定，这些不利条件也使穷孩子的父母无力在

① “Family Reading to Young Children: Percentage of Children Ages 3–5 Who Were Read to Three or More Times in the Last Week by A Family Member by Child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and Region, Selected Years 1993–2019”, Forum on Child and Family Statistics, <https://www.childstats.gov/americaschildren/tables/ed1.asp>,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21.

② 美国八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的阅读成绩，参见“ED2.C Mathematics and Reading Achievement: Average Reading Scale Scores of 4th, 8th, and 12th Graders by Child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Selected Years 1992–2019”, Forum on Child and Family Statistics, <https://www.childstats.gov/americaschildren/tables/ed2c.asp>,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21。与此同时，当统计1990—2019年上述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时，学生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学生的数学成绩间也呈现相同的特征。美国八年级和十二年级学生的数学成绩，参见“ED2.A/B Mathematics and Reading Achievement: Average Mathematics Scale Scores of 4th, 8th, and 12th Graders by Child and Family Characteristics, Selected Years 1990–2019”, Forum on Child and Family Statistics, <https://www.childstats.gov/americaschildren/tables/ed2ab.asp>, retrieved November 15, 2021。

③ “Young Adult Educational and Employment Outcomes by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May 2019), 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 <https://nces.ed.gov/programs/coe/indicator/tbe>, retrieved October 23, 2021.

④ “The Proof Is In: Father Absence Harms Children”, National Fatherhood Initiative, <https://www.fatherhood.org/father-absence-statistic>, retrieved October 23, 2021.

⑤ Maxine Eichner, “The Privatized American Family”, *Notre Dame Law Review*, 2017, 93(1), p.221.

⑥ “Wealth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United States Exhibits Wider Disparities of Wealth between Rich and Poor than Any Other Major Developed Nation”.

孩子的早期培养上投入过多的精力。

早期成长上的条件限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穷孩子人生起跑点的劣势，即便他们的父母在后期变得更为成熟，经济条件和伴侣关系也变得更为稳定，但受父母早期不稳定的伴侣关系的影响，到下层阶级家庭孩子成长的中后期，这些穷孩子大多已经生活在破裂后重组的拼盘家庭之中。在这种相较复杂的重组拼盘家庭中，穷孩子要和自己的继兄弟姐妹共同分享有限的家庭资源，而他们真正能得到的资源和支持实际上依然非常有限。因而，对于美国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而言，由于其成长过程中最重要的“供给站”——家庭能为其成长提供的成长资源和条件非常有限，经过漫长成长过程的不断累积，这些来自下层阶级家庭的穷孩子便逐渐被他们的富人同伴拉开了距离。

等到穷孩子最终长大成人时，他们会发现，他们和美国的富孩子拥有截然不同的命运和未来。当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笑容灿烂、满怀期待地开始他们的大学生活时，美国的穷孩子却可能早已从高中辍学，或者即便能幸运地进入大学，他们也很难像自己的富人同伴那样相较顺利地从大学毕业。根据美国教育数据中心（National Center for Education Statistics）的统计，来自美国社会最底层 1/4 家庭的学生，其大学毕业率仅为 14%，而来自美国社会顶层 1/4 家庭的学生，其大学毕业率则为 60%。^①甚至，即便是那些成绩较好的学生，如果其来自美国的底层家庭，这些学生从大学毕业的可能性也要远低于与其成绩相仿但家境远胜于他们的学生（41% vs. 74%）。^②

于现今的美国人而言，大学文凭实质上是中产阶级的准入证。但当美国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越来越难从大学毕业时，这些穷孩子所失去的不只是一纸证书，更是跨越阶级并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毋庸置疑的是，家庭在孩子成长的路上扮演着“起跑线”和“供给站”的重要角色。对美国上层阶级家庭的孩子而言，其家庭无疑能胜任该种角色定位，而他们自己也能在家庭的助益下相较容易地走向成功；但对下层阶级家庭的孩子而言，在美国贫富差距和阶级固化的社会现状下，他们通过家庭和自身努力的进阶之途实质上均是被切断的。

四、结语

无论贫穷或富有，只要努力，人人都有机会成功的“美国梦”已彻底成为历史和幻象。由于贫富悬殊，美国的富人和穷人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国家，却过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生活：富人，物质富足、家庭稳定和谐；穷人，经济窘迫、家庭支离破碎。与此同时，同是美国的孩子，却有不同的当下与未来：富孩子生活在完整的原生家庭中，有父母的悉心培养，一眼便能看到自己的远大前程；而穷孩子成长于碎片化的家庭中，过着混乱且看不到未来的日子。两种相距甚远的生活、两种完全不同的未来，这就是现今贫富严重割裂的美国，也是“美国梦”已完全破灭后的美国。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博士生

^① Alanna Bjorklund-Young, “Family Income and the College Completion Gap”(March 2016), Johns Hopkins School of Education Institute for Education Policy, <https://jscholarship.library.jhu.edu/bitstream/handle/1774.2/63021/familyincomeandcollegestheadfinal.pdf?sequence=1&isAllowed=y>, retrieved October 24, 2021.

^② Alanna Bjorklund-Young, “Family Income and the College Completion Gap”.